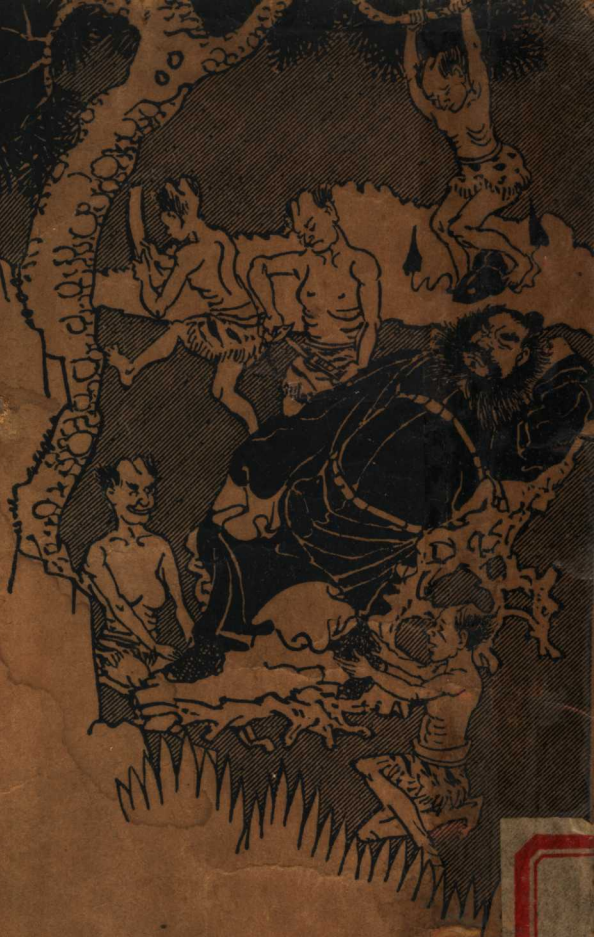


第九才子書
鍾馗傳



大達圖書局刊行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

鍾 馥 傳

校閱者 沈 世 榮

出版者 大達圖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小引

這部九才子捉鬼傳沒有序例；一時不容易摸清是什麼時候的作品。我們在八才子白圭志光緒戊申晴川居士的序裏看到兩句話：

……是以詳加評論，列于『才子書』之八……

大約『九才子』的名目，也是晴川居士題的。我們又看本書第五回寫討吃鬼、耍碗鬼等遊快戲亭，繡院一節，這種風景，似是描寫亂（太平天國之亂）前的南京揚州風俗。而本書的文理思想，學問似乎都要比白圭志等書高明一些。大約這書是清代道光以前著作（清代中葉以後的社會思想和普適讀書人的交理學問，都要比明朝清初高些，書中描寫裝腔鬼一節，排斥『道學家』的『固執』，也決非清中葉以前所能讀書人所能有的思想。）

這部書中有極好的社會風俗史料，有極好的『譴責文學』。如第五回描寫討吃鬼等遊繡院一節，確是當時『纨绔子弟』和妓院生活的真正社會史料。至如第二回描寫高傲鬼的高傲，第四回描寫離魂鬼仔細鬼的慳吝，第五回描寫低達鬼誑騙鬼的低達卑鄙，第七回描寫裝腔鬼的裝腔，真是淋漓盡致，痛快絕倫，可把世人糟塌盡了。還有第四回寫不通鬼的不通，也很能引人發鬆。所以捉鬼傳只是作者『憤世嫉俗』，借著鍾馗斬鬼的故事來罵世的一部『譴責小說』，與官場現形記專罵官場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部書總算是值得介紹的。

新式標點 鍾馗傳目次

第一回	金鑾殿求榮得禍	酆都府舍鬼談人	一
第二回	訴根由二神共憤	逞豪強三鬼齊譏	七
第三回	含司馬計救嘆西施	負將軍箭射醜臉鬼	一六
第四回	因醜醜同心訪奇士	爲仔細彼此結冤家	二五
第五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做反失家私	三五
第六回	誣騙鬼反被人摑指	丟詭鬼却教鬼偷尸	四三
第七回	對芳樽兩人賞明月	獻美酒五鬼鬧鍾馗	五〇
第八回	悟空庵懶誅黑眼鬼	烟花寨智請白眉神	五八
第九回	好貪花潛移三地	愛飲酒謬引羣仙	六八
第十回	妖氣淨樹靜歸地獄	功行滿鍾老上天台	七四

新式
標點
鍾馗傳

第一回 金鑾殿求榮得禍 鄧都府舍鬼談人

世事澆漓奈若何？千般變態出心窩。止知陰府多魂魄，莫道人間九魅多。閒操筆管漫咨嗟，焉能箇世不生魔。若教盡改妖邪狀，常把青鋒石上磨。

這首詩單道人生在世，同稟英才，共賦『五常』，何嘗有甚分別處；及至受生之後，習於世俗，囿於氣質，遂與本生之性迥然各別，好逞才的，流於輕薄，好老實的，習於迂腐，更有那慳吝的，半文不舍，誇大的，滿口胡謔，奇形怪狀，種種各別，人人都有些鬼形，箇箇都起些鬼號，把箇化日光天，半是陰曹地府，你道可歎不可歎。在下如今想了個消滅的方法，與列位醒一醒魄。話說唐朝有個秀才，姓鍾名馗，字鍊南，生得豹頭環眼，鐵面虬髯，甚醜惡，怕人，誰知他外才雖是不足，內才却是有餘，下筆時篇篇錦繡，墨到處字字珠璣，且是一生正直，不信邪祟，正是唐德宗登基年，當大比，這鍾馗別了親友，前去應試，一路上免不得飢食渴飲，夜宿曉行，一日到了長安，果然好箇建都之地，怎見得：

華山朝拱，渭水環流，宮殿巍峨，高聳雲霄之外；樓臺密密，排成山水之間，做官的錦袍朱履，果然顯赫驚人，讀書的輕衣寬帶，真個威儀出來，捱肩擦背，大皆名利之徒，費力勞心，半是商賈之輩，黃口小兒，爭來爭去，她打觔斗，白鬚老者，閒坐陽坡，胡謔喇。

鍾馗觀之不盡，玩之有餘，到了店小二門首，店小二吃了一驚，說道：『我這裏來來往往，不知見了許多

人，怎麼這位相公，生得這般醜惡？鍾馗笑道：「你看我面貌雖惡，而心却善，尋座潔淨房兒，待俺將息；以便進場。」這鍾馗吩咐已畢，店小二收拾晚飯。鍾馗吃了，已是黃昏。只見長班趙鼎元來稟道：「明日買卷該銀二兩。」鍾馗道：「怎麼就該這些？」趙長班道：「每科舊例，卷子一兩二錢，寫上面要銀一錢，投卷要五錢，結狀要二錢，共該銀二兩，一些少不得。」鍾馗道：「罷了罷了，這到也簡捷。」於是打開行李，稱出二兩雪花官銀，付與趙鼎元。趙鼎元說：「明日投文，後日准備進場，不可有誤。」鍾馗點頭應諾。一宿晚景提過，次日起來，禮部衙門投了文書，走到十字街，只見一夥人圍着一個先生，在那裏談相。這鍾馗捱向人叢內，抬頭看那先生，怎生模樣？但見：

眸如朗月，口若懸河；眸如朗月，觀看處，忠奸立辨。口若懸河，談笑時，神鬼皆驚。戴一頂折角巾，依稀好似郭林宗；穿一對少根履，髭鬚就如張果老。白羽扇指東畫西，黃絲絛束後拖前；端在兩河觀將相，今來此地辨英雄。

這先生原是袁天罡的元孫，袁有傳是也。時當大比，在此談相。鍾馗見衆人相畢，先生少暇，說道：「俺欲煩先生一相，不知先生尊意若何？」先生猛然一看，只見鍾馗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吃了一驚，暗自沉吟道：「相了半日，都是些庸庸碌碌，並無超羣出衆之材，這個人來的十分古怪。」又定睛細看，看了一回，說道：「足下高姓大名？」鍾馗道：「俺姓鍾名馗，特來領教。」先生道：「汝天庭飽滿，地閣方圓，更有兩額朝拱，蘭台庭榭不闕，自是大貴之相。只是印堂間帶了黑氣，旬日內必有大禍，望足下謹慎方好。」鍾馗道：「君子問凶不問吉，大丈夫在世，只要行得端正；至於死生禍福，由天而已，何足畏哉！」舉手謝了先生。次日進場，魚貫而入，原來唐朝取士，與漢朝不同。漢朝取人以孝廉，唐朝取人只以詩賦。鍾馗接得題紙，却是瀛洲侍宴應制五首，鸚鵡。

賦一篇。鍾馗夙養已就，提起筆來，不假思索，一揮而就。果然是敲金戛玉，文不加點，暗自歡喜。交卷出來，你道當日主閱的是誰？原來正主考是禮部左侍郎韓愈，副主考是大學士陸贄。兩人齊心合力，要替朝廷拔取異才，無奈閱來閱去，不是庸腐可厭，就是放蕩不羈，更有平仄不調，韻脚不清，還有信口胡謔，一字不通的，微有一二可看的，亦不過張打油而已。兩人歎息說道：「真才如此難得，怎生是好？」正在愁苦之時，忽然閱着鍾馗這卷，喜得雙手拍案，連聲道：「奇才！奇才！李太白杜子美後一人而已。清風飄逸，體才正大，盛唐風度，於斯再見矣。」兩人閱了又閱，贊了又贊，取爲狀元及第。聽候德宗皇帝金殿傳臚，到了五鼓設朝時候，鍾馗俯伏金階，不敢抬頭。只聽的鴻臚寺正卿高聲喧唱：「第一甲第一名鍾馗。」鍾馗聽了大喜，跪在金殿上。德宗皇帝閃開龍目，將鍾馗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心中不悅道：「我朝取人，全在文貌兼優，這人醜惡異常，如何做得狀元？」這韓愈見龍顏不悅，俯伏奏道：「臣等職司文衡，止知看卷，不知看人。此人詩賦，字字琳瑯，篇篇錦繡，不可因人而棄其才，且是人才之優劣，全不在貌。要嬰身矮而能相齊，周昌口吃而能輔漢，若必以容貌取人，我朝張易之、張六郎，非明鑑耶？」聖人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豈可因貌而廢其才乎？」德宗道：「卿言固是，但我太宗皇帝時，十八學士登瀛洲，至今傳爲美談，若以此人爲狀元，恐四海百姓皆笑寡人不識人才，將如之何？」一話猶未了，只見班部中閃出宰相盧杞，模頭象簡，玉帶金章，俯伏奏道：「陛下之言誠是，狀元必須內外兼全，三百名中，豈少其人？何不另選一人，而煩聖心躊躇耶？」鍾馗聞言大怒，舞笏便打道：「人言盧杞奸邪，今日果然！」其時鬧動金鑾，混亂了朝儀。德宗大怒，喝令金爪武士將鍾馗拿下。鍾馗氣得暴跳如雷，撲上金階，竟將貼殿將軍腰間寶劍拔出，向喉一刺，自刎而死。德宗驚得目瞪口呆，衆官嚇得面如土色。只見陸贄怒氣填胸，向上奏道：「宰相不能憐才，而反害才，他道鍾馗醜惡，做不得狀元，他今現稱藍面鬼，豈可做的宰相？奸

邪誤國，孰大於是，望陛下察之！彼時德宗後悔無及，說道：「卿言最是，將盧杞發配嶺外，以正媚嫉之罪。」鍾馗無罪受屈，可封爲驅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斬妖邪。仍以狀元官職殮葬。」衆官方纔喜悅，皆呼萬歲。德宗退朝，不在話下。且說鍾馗屈魂不散，悠悠蕩蕩，提着寶劍，插着象板，向前漫走。走了多時，遠遠望見一座城池，好生險惡，但見：

陰風慘慘，黑霧漫漫；陰風中髣髴聞號哭之聲，黑霧內依稀見魑魅之像。披枷帶鎖，未知何日脫陰山；解曰：春不識甚時離地獄；目連母，斜倚欄杆望孩兒，賈充妻，呆坐奈何盼漢子。牛頭馬面，簇擁着曹瞞纔過去；喪門吊客，勾率的王莽又重來。正是人間不見奸淫輩，地府堆積受罪人。

鍾馗正在觀看之時，只見一個判官，率領着兩個鬼卒，飛跑前來，高聲叫道：「汝是何方遊魂？來此酆都地獄，老實說來，免受捉拿。」鍾馗看那判官，却好與他一樣，也戴一頂軟翅紗帽，也穿一領肉紅員領，也束着一條犀角寶帶，也踏着兩隻沒頭皂靴，也長着一部落腮鬚鬚，也睜着兩隻燈盞圓眼，左手擎着善惡冊，右手擎着生死簿，只是不曾帶着寶劍。鍾馗道：「奇哉！難道此人也是受屈而死的？」向判官道：「俺姓鍾名馗，本是唐朝狀元，只因唐天子專取外貌，不愛文章，又兼盧杞妬賢，將俺擊下，是俺氣憤不過，自刎而死。唐天子憐俺被屈，封爲驅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斬妖邪。我想妖邪惟酆都最多，故來斬之。今日到此，煩你通報閻君，問他何處有妖邪，煩他指點，以便驅除。」判官聽了此話，嚇得戰戰兢兢，拱手道旁，說道：「不知尊神到此，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尊神欲見閻君，待小判急急通報。」於是別了鍾馗，飛走至森羅殿上，奏道：「臣把守酆都，忽有一人姓鍾名馗，乃是唐朝狀元，唐天子因嫌他醜惡，他自刎而死。唐天子因封他爲驅魔大神，特來酆都斬鬼，故此要見大王。」閻君道：「有請！」這判官傳旨下來，鍾馗進得大門，只見兩班列着獬豸鬼，到了殿上，又見殿

柱上掛着一副對聯

左邊是 休大膽！熱鐵炸銅，摸摸心頭怕不怕？仔細思量！
右邊是 莫胡爲幻夢生花，算算眼前是不是徒勞機巧！

閻君見鍾馗進來，降階而迎。鍾馗放下寶劍，拏了笏板，倒身便拜。閻君雙手扶起，讓坐已畢。遂即問道：「尊神到此，有何貴幹？」鍾馗道：「俺奉唐天子之命，遍行天下，以斬妖邪。俺想此處妖邪必多，故來斬之。伏乞指示一二。」閻君道：「論妖邪陰司雖多，不過是些服毒鬼、上吊鬼、淹死鬼、餓死鬼之類。經理神司却也不管，孤家自理之餘，還有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卞城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轉輪王。又有左三曹、右三曹、七十四司，並無一個遮魂作害人間。尊神要斬妖邪，倒是陽間甚多，何不去斬？」鍾馗聽了大笑道：「陽世間乃是光天化日之下，又有王法究治，豈容此輩存身耶？」閻君道：「尊神止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凡人鬼之分，止在方寸；方寸正時，鬼可爲神，方寸不正，人卽爲鬼。君不見古來忠臣孝子，何嘗不出鬼爲神乎？若夫曹瞞等輩，奸險叵測，豈得爲人耶？」鍾馗聽得此話，豁然大悟道：「是便是，不知此鬼是何名色？」閻君道：「此等鬼最難處治，欲加之以王法，彼無犯罪之由，欲彰之以報應，又無得罪之狀，也曾差鬼卒稽查，大都是些習染性成的罪孽。」命判官將此等鬼簿遞於大神。判官遞於鍾馗，鍾馗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的，都是些：

調鬼 假鬼 奸鬼 高傲鬼 地溜鬼 冒失鬼 無二鬼 仔細鬼 討吃鬼 叫街鬼 偷尸鬼

下作鬼 倒場鬼 醜臉鬼 急性鬼 耍碗鬼 裝腔鬼 作生鬼 替死鬼 輕薄鬼 誣騙鬼

也些鬼 短命鬼 急賴鬼 心病鬼 窮鬼 黑眼鬼 低達鬼 發財鬼 齷齪鬼 王說鬼

捉鬼 風流鬼 伶俐鬼 色中餓鬼 臨了一個樹暈大王

鍾馗看畢大驚道：「不料世間，有這些鬼魅，不知今在何方？」閻君道：「此等鬼魅，也無一定，大抵地方繁華處，輕薄風流等鬼多，地方鄙俗處，仔細齷齪等鬼多，地方澆漓處，高傲裝腔等鬼多。尊神但隨便驅除，且是驅除之法，亦不可一概而論，得誅者誅之，得撫者撫之，得憐者憐之，總之量其情之輕重，看其罪之大小，只得尊神斟酌便了。」鍾馗道：「雖然如此，但陰間鬼魅，有十殿閻君，又有六曹羣司管理，陽間有鬼，獨委小神一人，恐其獨力難支，將奈之何？」閻君道：「不妨，孤這裏有兩個英雄，一個叫做含冤，一個叫做負屈，二人有文武之才，可以隨便驅使，再令陰兵三百，以助其威，此鬼斷無不滅之理！」說畢，即傳含冤、二將軍當殿驅使含冤、二人遵命，俯伏殿下。鍾馗舉目觀看，只見含冤怎生模樣：

頭戴儒巾，論腦油足，準有十斤，身穿藍衫，想塵垢少，煞有三斗，滿腹文章，怎奈飢時難煮，填胸浩蕩，只好暗處長吁，白眼親朋，反說窮酸骨傲，離心妻子，倒嫌男子情乖，正是失意貓兒難學虎，敗翎鸚鵡不如雞。鍾馗再看那負屈，卻又不同，但只見：

舉止剛方，形容古怪，狼腰虎體，兩臂有千斤之力，海闊天空，一心無二點之私，力能扛鼎，怎奈無鼎可扛，氣可吞犀，其如無犀可吞，折弓爛箭，只好向人前賣弄，六韜三略，祇落的紙上談兵，正是雄心欲把山河奠，薄命難逢推轂人。

閻君對鍾馗道：「這二人一文一武，足可驅使，只是無有尊騎可乘，怎生是好？」閻君躊躇一回，忽然想起道：「俺這陰山之中，有一白澤，他原是伯翳所變，只因害了伍子胥，將貶他入陰山，數年以來，目怨自艾，頗有改邪歸正之心，叫鬼卒可將白澤牽來。」須臾，十數個鬼卒簇擁白澤而至。閻君問道：「汝今悔心，可與驅魔大神騎坐，不得無禮！」只見那白澤點頭，似有馴伏之狀，鍾馗起身拜謝了閻君，飛身上白澤，提了寶劍，插

了笏板。含負二神，各上駿馬，率領三百陰兵，浩浩蕩蕩，往陽間而來。只見奈河橋上，立着一個小鬼攔路，大喝道：「何處魔神，敢從俺奈河橋經過？」鍾馗大怒道：「唐天子封俺爲神，閻羅王賜俺陰兵，你是何鬼，敢大膽攔路？」這小鬼聽了，嚇得渾身發戰，說道：「不知尊神，望乞恕罪，敢問尊神，此去何爲？」鍾馗道：「唐天子令俺遍行天下，斬除妖邪。」小鬼聽了，情願隨行。鍾馗道：「俺已有陰兵三百，要你何用？」小鬼道：「尊神有所不知，俺原非小鬼，我是的田間碩鼠變化，那日曾與鸛鵲賭賽，他欲巢徧上林，我欲飲乾奈何，不料他所巢不過一枝，我所飲不過滿腹，不想自飲之後，身邊生了兩個肉翅，化作了蝙蝠，所以有鬼的所在，惟我能知之。尊神欲誅妖邪，待俺做個嚮道如何？」鍾馗聽了大喜道：「俺正少一嚮道，你試變來看！」那小鬼打打轉身，忽然飛起去了。鍾馗抬頭一看，果然化作碗大蝙蝠，鍾馗大喜，收作嚮道，跟定蝙蝠，踴躍而去。這一去，有分教，魑魅攢眉，鶴唳風聲，皆是將，魍魎破膽，山川草木，總成兵。不知此去，如何斬鬼伏邪，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訴根由兩神共憤 逞豪強三鬼齊謫

漫說千雲才，无貝幫扶志已灰，彈鋏田文何處去，哀哀說到傷心淚滿懷。冷眼怕睜開，目難看，似插柴，率有寬皮裝去了。該該謁大欺人爲甚來？

話說鍾馗跟着蝙蝠，領了陰兵，浩浩蕩蕩，早已來到陽世。其時化作人形，却好正是三春時候。一路上看了些桃紅柳綠，碧水青山，遠遠見綠柳影中，顯出一座古剎，蝙蝠早已飛上前去，鍾馗說道：「俺不免到那寺中歇息一回，再去如何？」含負二人齊聲道：「好，該去看一看。」走至寺前，衆神抬頭觀看，只見上面一匾，寫着希奇寺三個大字。果然脩蓋得好，但見

琉璃瓦顏如青靛，硃砂門色比猩紅，青石台基，打磨的光光滑滑；綠油斗空，粧畫的整整齊齊。山門下斜歪着兩個金剛，咬着牙，睜着眼，威風凜凜；二殿裏端坐的四大天王，托着塔，擎着傘，像貌堂堂。左邊是南海觀音，率領着十八羅漢，右邊是地藏菩薩，陪坐着十殿閻君。三尊古佛，蓮台上，垂眉落眼；兩位伽藍，公案後，袖手旁觀。看更有那彌勒佛，張着口，呵呵大笑，還有個小章馱，穿着甲，默默无言。老和尚，故意欺人，常打坐，小沙彌無心念佛害相思。

鍾馗到了寺門，知客見了，吃一大驚，問道：「何處來的？」鍾馗道：「俺奉唐皇之命，到處斬鬼，因見寶刹莊嚴，到此一歇。」知客引着鍾馗，拜了佛祖，參了菩薩，走到後殿，又謁了彌勒古佛，知客讓至方丈，遞上茶來。鍾馗等吃茶畢，知客到鍾馗面前道：「老爺到此，本該恭候，只是新近來了一個火夫，懶惰非常，惟恐齊饌不周，是以猶豫不決。」鍾馗道：「俺家並不吃素，只要買些肉來，打些酒來，俺三人自吃。其餘兵卒，只做些湯飯就是了。」知客聽說，慌忙買了幾腿肉，打了幾桶好酒，送至方丈。這鍾馗挽起袍袖，拔出所佩之劍，將肉割的粉碎，擦起長鬚，露出一張大嘴，如狼吞虎噬一般，一面吃肉，一面飲酒。護衛二神也陪他吃了一番。真個大風捲殘雲，霎時間盃盤狼籍。鍾馗向護衛二神道：「適間在閻君面前，走的慌速，也不曾問你二位根基，如今閑暇，何不細說一番。咱家也得個明白。」含冤聽的嗟嘆道：「俺本一個寒儒，上无父母，下无兄弟，終日以吟詩作賦爲事，不料此詩與彼絲不同，吟下益千積萬，也做不得衣冠，遮不得寒冷。此賦與彼富不同，作下滿案盈几，也立不得產業，富不得人家，每日咽喉似海，活計全无，堪堪窮的一發可憐。待要尋親戚，不惟不憐我，而反笑我，待要求朋友，不惟難求他，並難見他，及至回家，妻子又吵個不了，因此俺即離了家鄉，四海遠遊，風流的嫌我，疏呵謹的嫌我，放蕩後來寓在都內，頗爲知章賀老生賞識，那年正當大比，蒙賀老先生取爲探花及第，

不想楊國忠要叫他的兒子作元，賀老先生見他半字不通，不肯取他，他就懷憤，上了一本，說賀老先生朋比爲奸。朝廷就將賀老先生罷職回家，將俺革退。我想半生流落，方能知遇，又遭阻滯，命薄如紙，活之何益？因此俺一頭撞死。閻君憐我無辜，正欲上奏天庭，不想主人至此得見天日。說罷大聲痛哭起來。鍾馗道：「苦哉！汝既有此才華，俺今日權拜你爲行軍司馬，待功成之後，奏知上帝，那時再討封爵何如？」含冤含淚拜謝。話猶未了，只見負屈已落淚。鍾馗道：「汝有何心事，何不向俺一講？」負屈道：「俺本將門之子，自幼愛習弓馬，得有百步穿楊手段，無奈時乖運舛，連科不能得第，後來投了哥舒翰，那年土番作亂，舒翰令安祿山討戰，將我隨軍，不料祿山失機，陷入賊陣，是不顧死生，救他出來，及至回營，哥舒翰就要斬祿山首，不料他殞了楊貴妃的情面，向明皇說了，反說主將敗陣，皆手下不用命之過，因此將俺殺了。如此奇冤，無處伸訴，今日得遇主人，正欲借此以洩胸中之氣。」鍾馗道：「既然如此，俺就拜你開路先鋒。」這負屈也謝了恩。二人又問鍾馗的情由。鍾馗亦一一說了。兩神不勝嘆息。正是愁人莫對愁人說，說起愁來愁殺人。次日起來，見一個小沙彌，慌慌張張，持一箇紅帖，往後殿直跑。鍾馗道：「是甚帖子，與我一看？」小沙彌不得已，遞將過來。鍾馗見上面寫着：「年家侍教生獨我尊頓首拜。」遂問道：「此人是來怎麼？」小沙彌道：「我問他，他說要拜後殿彌勒佛。」鍾馗道：「豈有此理，彌勒古佛，豈可說一拜字？」小沙彌道：「老爺不信，他隨後就來。老爺只在旁邊看他便了。」鍾馗依言，躲在一旁，暗地觀看。見山門開處，進來一個妖魔，怎見的：

兩道揚眉，一雙瞪眼，兩道揚眉，竟生頭頂心中，一雙瞪眼，竟在眉稜角上，談笑時面仰朝天，交接處眼底無人，手舞足蹈，雖然六合內，任彼崢嶸，快心滿意，竟覺四海中，容他不下，戴一頂鳳頭冠，居然尊其瞻視，穿一件蛇蛻皮，止算設其裳衣。兩個小童不住的高呼低罵，一匹瘦馬，那裏肯慢走緩行，正在貓兒得意，

強如虎，蜥蜴，蛇，腔，勝似龍。

原來此鬼一生高傲，今日來意，本欲騙這些和尚錢使用。不料却好撞着鍾馗。鍾馗看他舉動，又看了裝束，不覺大怒，提起劍來，劈面砍道：「我把你這一字不通，嘔斷腸子的奴才，輒敢大膽欺人！」這妖魔閃在一邊，呵呵大笑道：「你且說我如何不通，如何欺人？是了，便罷。稍若不是，和你決不干休。」鍾馗道：「且不論你衣冠僭妄，舉止輕狂。即這一尊彌勒古佛，是何等尊重，你敢寫個年家侍教生帖子來拜，這豈是個通文達理，謙恭自處的麼？」妖魔道：「若說起這根由，怕有我坐處，並無你站處。俺當初和他同門脩道，同洞講經，後來他便做了西方尊者，我便做了南瞻部州頂天立地大將軍，上管天下管地，尊大无二，三官大帝，見了我稱晚生，十殿閻君，遇着我皆稱卑職。至於二十八宿，九曜星官，以及四瀆五嶽，龍王等衆，益發不敢正眼看我。今與他一個侍教生帖子，因他是和尚，不好與他眷弟，所以下個教生帖子，還是讓他，又何爲一字不通耶？」這鍾馗聽的他說出許多根由，嚇的暗暗咬指道：「不想此人倒有許多本領，怪道他揚眉瞪眼的。」只得向他說道：「你今手無刃，又无將卒，俺待要殺你，也顯的我坐地欺人，與你可回去取了兵刃，領定兵來，那時和你交兵未遲。」那妖魔呵呵大笑道：「也罷，我且恕你。再來拿你未遲。」說罷，只見他腳不踏地，竟從空中而去。鍾馗向含負二人道：「看他神通廣大，如之奈何？」含冤道：「雖然如此，其間尚有許多可疑之處。」負屈道：「有何可疑？」含冤道：「他來拜彌勒古佛，現今彌勒古佛，乃是泥塑佛像，不能言語，又不能動用周旋，如何拜他？此其可疑者一也。他又說他是頂天立地大將軍，俺查繒紳，並幽怪錄，皆无此等官銜神號。此其可疑者二也。他說三官見他稱晚生，閻君見他稱卑職，可謂尊之至極了，就該有鑾仗侍衛陪駕的諸神，怎麼止騎着一匹瘦馬，跟兩個小童，餘外別无護從？此其可疑者三也。有此三可疑，所以此妖難憑。」鍾馗道：「是呀，我待要將他斬」

首，又恐他果有些來歷，有干天條，待要放了他，又怕他將來作禍，怎生是好？含冤道：「不難，俺不免扮做草澤醫人，前去訪問端的，再誅他不遲！」鍾馗道：「此言有理！」於是含冤戴了一頂高頭方巾，穿了一件水含道袍，換了兩支豬嘴履，肩挑了藥囊，手中擎了响板，別了鍾馗，信步而去。走了多時，只見前面一溪流水，幾株楊柳，下一座小橋，橋邊都是硃油欄杆，十分的清雅宜人，怎見的，有詩爲證：

清水無塵映夕陽，東風拖去柳絲長。閒來獨向橋邊坐，不數兒家彩漆床。

這含冤走得空乏了，只得在橋上歇息片時。正在那裏受用些「清風徐來，」觀看些「綠水潏潏。」只見一個白髮老者走上橋來，向含冤拱手道：「足下莫非善岐黃之術麼？」含冤道：「老者問俺怎的？」老者道：「俺姓通，名風，號仙根，年六十一歲，並無子息，止生一個女兒，不知怎的，近來發寒潮熱，晚間自言自語，似有妖邪之狀，敢煩先生垂憐一看。小女若得病愈，感恩不淺！」含冤正要打探消息，隨即應允，跟着老者走入村去。那村你道如何？

幾間茅屋，一帶壞垣，扇車下金雞尋食，崖頭上白犬看門，南瓜葫蘆，竟當作銅鑪擺設；棗牌穀穗，權充做古遮牆牛圈內，兩側鈴鐺鳴徹；樹林中，幾羣鳥雀圍斜陽，還有如村姬面黑，偏搽粉，少婦頭蓬，喜戴花。含冤看罷，走入屋裏，也不暇看他女兒的容顏，只顧低着頭，假診了一會脈，即說道：「令愛無其他病，不過受了邪氣，不必服藥，你這左近，現有一位頂天立地大將軍，他神通廣大，何不請他來，捉拏妖邪？」通風道：「俺這裏並無甚麼頂天立地大將軍，先生莫非記差了？」含冤道：「不差，小弟也曾見過，怎麼會差？」通風道：「是怎麼個模樣？怎生打扮？說來俺聽！」含冤遂將妖魔如何拜佛，如何衣冠騎從，說了一遍。通風道：「原來是個高傲鬼！」含冤遂問道：「怎麼叫做高傲鬼？」通風道：「此鬼一生好說大話，他本是孟夫子書註上，

齊人的後代，他亦有一妻一妾，因他素日連妻子也要欺哄，被他婦人看破行藏，在家存身不住，所以帶了妾走到俺這裏來，起初大話嚇人，個個寒心，次後高傲慣了，皆知他不過如此，其實無甚本事，如今人人都不理他，所以如今又到遠處地方，誑些財物，圖些酒食，是你們正氣，不會被他騙住，他何嘗是甚麼神來？含冤道：「是便是，只是他戴紫金冠，穿白衣袍，此樣衣冠，却是何處得來的？」通風道：「說起這話，益發長來，那日敵村養社，要粧『三戰呂布』的故事，向戲班中賃來了一個冠子，不想他心懷不仁，就將冠子匿起，不肯還人，時常戴上，至於那件衣服，前日才向小弟鋪中借去，今日正要去討，不想他又穿出去了，但不知那匹馬，與一對小童，又是何方驅來的？」一夕話說得含冤如醉方醒，說道：「雖是如此，怎的破他？」通風道：「不難早起聽說，他妾已餓死了，他還不知，等他與你們交戰之時，老漢去高叫報信，也索討衣服，將他的根由明說出來，他自然高傲不去，那時下手，豈不省力？」一者成了你們的功，二者除了敵莊之害，你道如何？」含冤道：「妙極！」於是背上藥囊，擎了响板，作別老者，笑嘻嘻不多一時，走進了山門。鍾馗一見問道：「你探得事體如何？」這含冤又笑了一回，方才說怎麼遇見一個老者，怎的看病，怎的說起高傲鬼，匿了戲班裏的金冠，借了老者的衣服，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把鍾馗與負屈，亦惹的笑個不了。三人正在那裏大笑，舉首往山門外一看，只見那高傲鬼，領定一夥諂媚的鬼兵，施施而來，在外叫罵。鍾馗大怒，調了陰兵，左有含冤，右有負屈，並立寺門以外。鍾馗用劍指定大喝道：「來者莫非是高傲鬼乎？」高傲鬼暗吃一驚，道：「他怎麼知道孤家的寶號？」只得勉強說道：「孤家姓號，不過混號而已，豈得認以為真耶？汝有本事，敢和我大戰三合。」鍾馗道：「使得使得！」兩個一來一往，戰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正在酣戰之際，只聽的高呼道：「高傲鬼還俺的衣服來！」高傲鬼抬頭一看，見是通風老人，他竟佯為不知，合鍾馗又戰。這老人又叫道：「衣服是小事，還有凶信報與你，你家

貴妃今已餓死了，還等你去買棺木？」這高傲鬼聽見，將他履歷手本，被這老人高聲說出，嚇的他骨軟筋疲，目瞪口呆，不能開關。只見負屈催馬飛來，將他拏下，衆兵一揮而散。鍾馗道：「將他目剜來我吃！」又說道：「俺本欲將你誅了，體上帝好生之德，饒你去罷。」高傲鬼叩頭謝了不斬之恩，瞎摸瞎踴的去。原來這高傲鬼還有兩個結義兄弟，一個是叫做無二鬼，一個叫做下作鬼，與高傲鬼情投意合，聲氣相符。當日無二鬼與下作鬼，正在那不老石上，坐着閒談。只見高傲鬼從那邊摸摸踴踴而來。二人一見，吃一大驚，說道：「兄長，今日怎的這等個模樣？」高傲鬼聽見，不由的長嘆一聲道：「不消說了，愚兄終日大話，不想今日遇着一個烏鍾馗，將我拏住，把眼睛剜去他吃了。家下妃子，又餓死了。教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我今日至此方，望二位兄弟救命！」說到傷心處，三人止不住放聲大哭，流了四行眼淚。無二鬼怒冲冲說道：「俺三人結義以來，無論天地神靈，宰相官貴，也都要看俺們幾分。甚麼烏鍾馗，就敢欺心大膽，將哥的眼剜了？哥不必怕他，有俺兄弟們在此，要打就和他打，要告就和他告，狂獃吃柳葉，我就不信這個羊上樹！」下作鬼道：「二哥說的是，自古養軍千日，用在一時，哥與兄弟們結交爲的甚麼？你兄弟也還有本事，手下還有些兵卒，就怕了他不成。俺把他只當「照龍」，也不在「俺戊己庚」上哩。哥你聽我說：我和二哥點兵，披掛整齊，殺進寺去，與哥報仇。」只見炮聲振地，殺氣連天，裹脚旗，布裙旗，迎風飄蕩，剃頭刀，剔足刀，映日光明。無二鬼戴着紫絨冠，知他得意，下作鬼斜戴着羅圈鏡，自覺威風，中軍帳內摸眼睛，他還夜看兵，書彌勒寺前有結果，定要齊登鬼錄。且說鍾馗此時，正同含負二人，談笑高傲鬼的故事。只見小和尚兩腿如飛，進來報道：「老爺不好了！禍事到了！」鍾馗道：「有何禍事？」小和尚道：「高傲鬼又調了他兩個兄弟來了一名叫做無二鬼，一名叫做下作鬼，率領許多兵卒，將寺圍住的鐵桶相似。」鍾馗怒道：「俺饒了他，他反尋上門來！」說罷，手提寶劍，就要